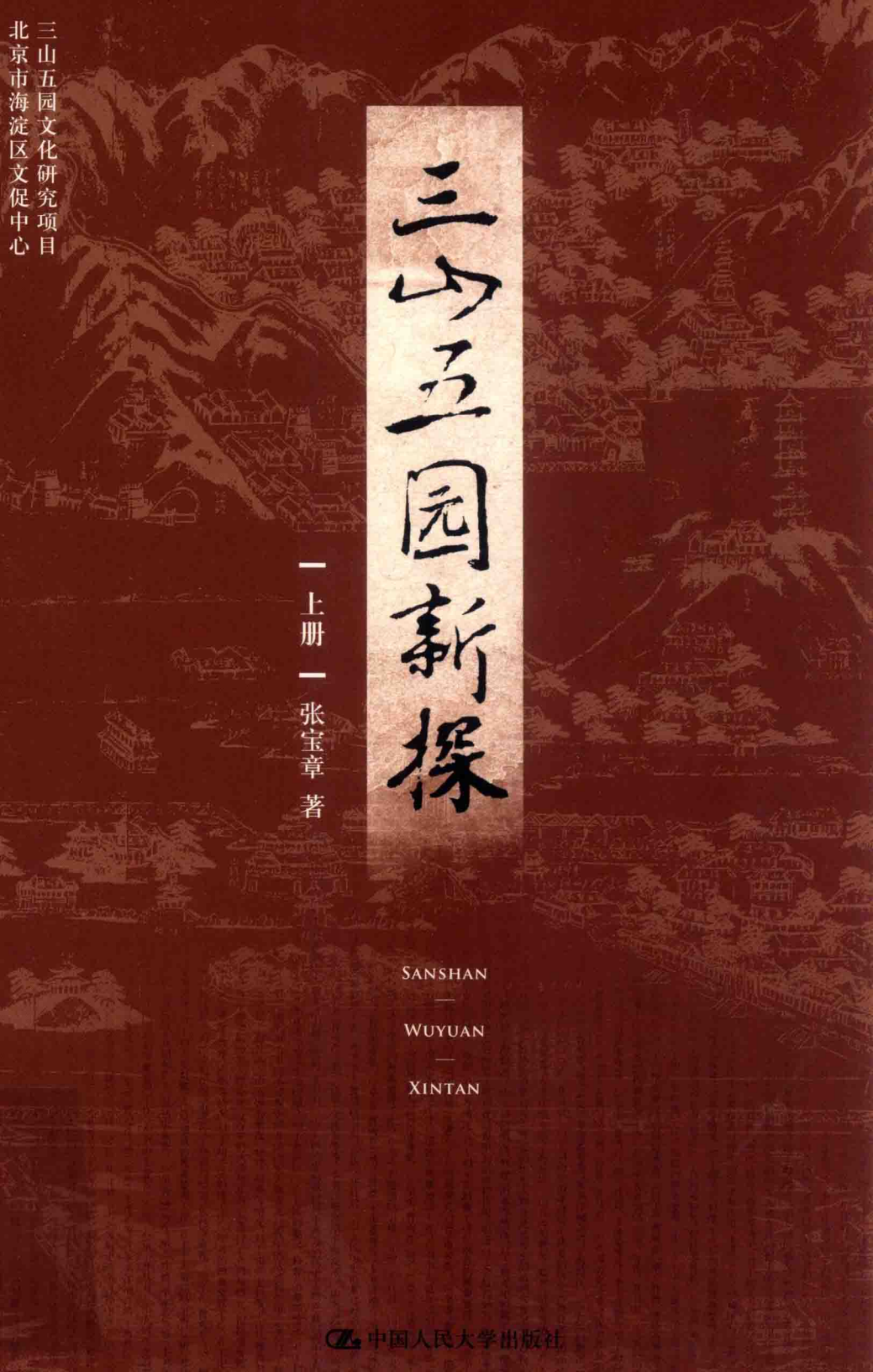




三山五园文化研究项目
北京市海淀区文促中心

三山五园新探

— 上册 —
张宝章 著

SANSHAN

—

WUYUAN

—

XINTAN

三山五园文化研究项目
北京市海淀区文促中心

——上册——
张宝章 著

三山五园新探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京西园林文化研究的扛鼎之作

——《三山五园新探》序

段柄仁

张宝章同志的新作《三山五园新探》，洋洋洒洒，九十余万字，让人眼前一亮，心潮起伏，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这部学术性专著，史料丰富扎实，内容新意迭出，文采斐然。生动的叙述，明晰的展示，深刻的论述，不仅给人以新的知识、新的启示，而且引发历史的遐想，使人获得精神享受。

以三山五园为代表的京西皇家园林，陆续建造于清代国力鼎盛时期，是我国古代南方和北方园林艺术精华相结合的产物，也可以说是我国古典园林建造艺术的巅峰之作。被英法联军劫掠烧毁的圆明园，曾是国内外交口称赞的“万园之园”；焚毁后重修的颐和园，已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以三山五园为核心，加之围绕皇家园林而建造的众多皇家赐园、私家园林、寺观等，构成京西园林文化的独特风采，是北京历史文化以至中华文明的一个闪光点，为国人暖心，令世人瞩目，也吸引了国内外不少文人学者领略其亮丽，研究其奥妙。一些介绍性或研究性文章、专著陆续问世。在众多的著述中，张宝章同志作出了受人称道的独特贡献，而在他的等身著述中，应首推这部新作——《三山五园新探》。

张宝章同志是海淀区地域文化的领军人物，也是北京市园林文化、民俗文化和史志编纂的知名专家。他曾担任主编，主持编纂《北京市海淀区志》，受到市级嘉奖。他为凤凰卫视做清著名文学家、词人纳兰性德的节目，其博学多识和专业水平之高，让制片人十分诧异。他深入研究沉寂多年的清代“样式雷”建筑世家，写出专著《建筑世家样式雷》（合

著)和《雷动星流》,使设计建造圆明园等皇家园林的大师们展现在世人面前。由于国家图书馆和诸多专家的努力,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引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注,被收入《世界记忆名录》。他对海淀古镇有精细的研究,串起了海淀镇的历史演变,撰写出《海淀古镇图志》,被收入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纂的《北京古镇图志》丛书。他参与发起成立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并任副会长,主编《海淀史地丛书》26部,出版后好评如潮。他提出“北京西山文化”概念,其内涵有山水文化(也叫旅游文化)、宫廷文化、园林文化、八旗文化、红楼文化、科技文化。他对这六个方面都有较深的研究,大多数著作与此有关。他自著或与人合著书籍20部,诸如《曹雪芹在香山》、《京西名墓》、《海淀风情录》、《乾隆与海淀》、《德贝子园随笔》、《海淀名胜掌故》等;主持或参与编纂书籍46部,诸如《北京风物散记》(第一、二集)、《颐和园、圆明园的传说》、《香山的传说》、《海淀景物记》、《海淀山水记》、《古今香山》、《纳兰性德丛话》、《京旗外三营》、《顾太清与海淀》等。他还担任过中共海淀区委和区政府主管文化教育的领导及区政协主席。历史的际遇使他的职业和兴趣爱好长期处于融合以至互补的状态,而他自己也自觉地把行政工作和学术研究巧妙结合起来。在职时,研究服从工作,为工作服务;退休后,又充分利用在职时拓展的视野、积累的知识和形成的人脉,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特别是对京西园林的研究。张宝章同志陆续推出量多质高的成果,被人称为京西皇家园林研究的著名专家,海淀区的“地情通”、“活文物”。

张宝章同志对京西园林研究的成果,突出反映在几部专著上。第一部是《京西名园》,2005年出版,以三山五园为主要内容,共叙写了13座皇家和权贵园林的变迁,是京西古典园林建筑群研究的综合性专著,一经面世便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专家学者也给予超乎预料的好评。第二部是《京西名园记盛》,2009年出版,是京西名园研究的扩展和补充,着重记述三山五园建成后最兴盛时期的状况,并补充记述了12座园林的变迁。第三部是《畅春园记盛》,2009年出版,填补了畅春园研究专著的空白。第四部是《京西名园寻踪》,2010年出版,这是为《海淀史地丛书》系列撰写的专著。追随前三部著述,此书继续对京西园林寻踪,记

载有皇家园林、王公赐园、私家宅院、寺观园林等 30 多座园林。其特点一是使用了更多的历史文献和资料，特别是大量使用诗词资料，使叙事更可信，也更具吸引力；二是写了各式各样的人物活动，使专著更有灵动性和历史感。第五部是《静明园述往》，2011 年出版，这是北京文化史上第一次对玉泉山自然美景和园林建筑进行全面细致的描述，对三山五园的玉泉山静明园历史演变作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此外，张宝章同志还与他人合作编注了《乾隆三山诗选》（2006）、《乾隆玉泉山静明园诗》（2014）等。

如果说 2005 年出版的《京西名园》在京西古典园林研究上具有开拓性，紧跟其后的其他几部专著使研究成果更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那么《三山五园新探》的出版则有集其大成、推陈出新、把京西园林研究推向新境界、新高度的意义。它不仅在京西园林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填补了不少空白，补充完善了围绕京西园林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而且弄清了一些存在争议的问题的来龙去脉和真实情况，纠正了一些流传广泛的错误说法，在进一步挖掘新的史料和拓展研究的视野中，形成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结论。可以说，这是一部站在京西园林学术研究最前沿的专著，必将对京西园林更深入的研究起引领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张宝章同志过去的行政工作和学术研究成果都是为这部书开路的、奠基的，而这部书的出版，不仅使他的生命之光更亮丽，而且是其从事皇家园林文化、京西园林文化、北京西山文化研究的阶段性集结。张宝章同志，年龄八十有二，仍有如此佳作，是人生大幸，难能可贵。

《三山五园新探》的出版，不仅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前不久，北京市做出了建设“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的规划决策，把京西古典园林建筑群作为整体进行维护、修复、链接并大力改善环境，使这片具有独特光彩的古典园林景区焕发生机活力，成为弘扬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的标志性、引领性景区。《三山五园新探》的出版，十分及时地提供了大量的、真实的历史资料和对这个地区、这群建筑以及活跃在这片热土上的古今人物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完善景区的规划、细化景区的建设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和独到的见地，必然会对景区向更真、更美、更具文化魅力和有更大、更长远的精神和物质产出起

助推作用。《三山五园新探》生而有幸，恰逢其时。

2014年10月

段柄仁，中共北京市委原常委、秘书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任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北京志》主编。

序

陈名杰

张宝章同志关于三山五园的研究就要出版了。他嘱我写一序言。阅读着厚厚的书稿，我心中生出许多感慨。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发扬钉子精神，张宝章同志对三山五园的长期深入研究，给我们大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我是熟悉张宝章同志一些研究成果的，有的还极为熟悉。他2005年撰写的《圆明园的始建年代问题》一文，对圆明园的始建年代进行了新的考证。过去一般认为圆明园建于胤禛被封为雍亲王的康熙四十八年（1709），后有学者提出了圆明园始建不晚于康熙四十六年的看法。张宝章同志依据档案，考定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这是圆明园研究史上极其重要的成果之一，现已被广泛接受。

张宝章同志在海淀区工作达半个世纪之久，其间与这方水土结下了深厚情谊，退休后，更是将桑榆之乐寄情于海淀的山水——既是现实的山水，也是历史的山水。他的这种纵情，已不是“玩票”，而是当作名山事业，那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每当说到园林、说到三山五园、说到西山文化，他总是激情高涨，滔滔不绝。现在的著作就是他多年相关研究成果的结晶。

除了圆明园始建年代的考证，其他如蔚秀园的历史沿革、明珠自怡园的位置等问题，他都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新论。这些成果，直接得益于史料的挖掘与利用：一是当时的档案，特别是“样式雷”图文档史料；二是时人的诗文集，尤其是乾隆帝御制诗文。这些成果的背后是他所付出的辛劳，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文中开列乾隆帝有关静明园的诗作数目，是他从四万多首御制诗中一首首查出

来的，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除了具体的学术创新点，张宝章同志这一著作的意义还在于，这是学界对于整个三山五园第一次较为全面的研究。畅春园的研究，虽篇幅不大，却是对此园首次全面的梳理，而静明园研究之厚重，更属填补空白。

对于三山五园的研究，他特别强调园林盛况的“再现”，这从“畅春园新探”、“香山静宜园新探”等诸多篇目不难看出，这无疑是有必要的、正确的。他意将本书命名《三山五园记盛》，并垂询于我。我感到，书中内容广博，不止“记盛”；更重要的是，书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学术创新意识，虽是大部头，但对三山五园并非平均施力，学界研究较多的圆明园、颐和园，本书着墨并不是特别多，这是他尽量言前人所未言（或少言）、多谈自己研究心得的主旨的表现。因此我建议改称《三山五园新探》，他欣然接纳。其实，于此，我藏有一点“私心”，那就是希望人们不要将本书当成一般的通俗读物，而且希望这本书能越出园林史研究的读者圈子，期盼有更多的学者能看到这部书，能加入到三山五园的研究行列中来。

本书研究性很强，但并非面目可憎的“八股文”。张宝章同志文采斐然，所记园林，现今或存或废，阅读之下，我不自觉地就徜徉在园林风景画卷中，盛景及衰变犹在眼前，真是一种享受。

三山五园属于海淀区、北京市，更属于全中国、全世界。而今，“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已被确立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淀区全力推进三山五园的保护与利用，同时深深认识到这些无不以充分了解三山五园的历史价值为基础。张宝章同志的研究结集，我乐见其成。宝章同志寿秩耄耋，我真诚祝愿他身体健康，在研究上取得新的成就。

2014年10月

陈名杰，中共海淀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目 录

上 册

第一篇 话说三山五园	1
一、三山五园的历史概貌	1
二、三山五园的历史根源	6
三、三山五园的损毁、被焚和重建	11
四、三山五园对古今海淀社会发展的影响	14
第二篇 畅春园新探	18
一、康熙帝建成畅春园	18
二、畅春园建筑景观概貌	42
三、康熙帝在畅春园的生活	69
四、畅春园附园西花园	81
五、畅春园的衰落、焚毁与遗址现状	89
第三篇 畅春园冰窖和冰窖胡同	98
第四篇 圆明园记盛	102
一、圆明园的始建年代问题	102
二、皇子赐园和雍正帝御园	109
三、乾隆帝修建圆明园	112
四、乾隆帝的御园生活	120
五、道光帝、咸丰帝圆明三园及御园被焚	136
第五篇 萼辉园和交辉园沿革初探	143
一、裕亲王福全萼辉园	143
二、怡亲王允祥交辉园	148
三、大学士傅恒春和园	155
四、成亲王永理西爽村	156

五、含晖园、南园和绮春园	159
第六篇 样式雷与同治年间重修圆明园	162
一、重修圆明园是紧急机密的巨大工程	162
二、帝后直接指挥重修圆明园	165
三、样式房的工匠和样式雷的差务	167
第七篇 熙春园及其沿革	172
一、诚亲王允祉熙春园	172
二、谁是云锦园的主人	182
三、乾嘉年间的御园熙春园	185
四、从熙春园到清华园	195
五、近春园和春泽园	200
第八篇 淑春园及其沿革	204
一、淑春园和春熙院	204
二、淑春园的沿革	209
三、仪亲王和惠亲王鸣鹤园	216
四、春和园和朗润园	222
五、王公赐园镜春园	228
第九篇 万寿山清漪园记盛	234
一、乾隆帝建成万寿山清漪园	234
二、万寿山清漪园景观概貌	246
三、清漪园的焚毁与重建	270
第十篇 玉泉山静明园新探	274
一、清代以前的玉泉山	274
二、清代建成玉泉山静明园	284
三、民国年间的静明园遗址	351
第十一篇 香山静宜园新探	398
一、乾隆帝建成香山静宜园	398
二、静宜园景观概貌	404
三、乾隆帝在静宜园的社会活动	452
四、静宜园的沿革简述	484

第一篇 话说三山五园

北京古典园林的精华，集中在西郊海淀一带。这里有以三山五园（畅春园、圆明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为中心的皇家园林、皇家赐园、私家园林以及寺庙园林。其中广为人知的著名园林就有二三十座。我们深入地认识京西海淀园林，对学习中国古代历史和传统文化，更好地将北京建设成为世界城市、宜居城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三山五园的历史概貌

京郊海淀西山一带，在历史上就是著名的风景旅游胜地，不但吸引了无数百姓和文人墨客，还是历代帝王游豫之地。在八百多年前，金章宗完颜璟在香山、玉泉山修建了行宫，还在这里建成了西山八大水院。其中黄普寺圣水院、妙高峰香水院、大觉寺清水院、金仙庵金水院、香山潭水院和玉泉山泉水院，都位于今海淀区。

明代北京西郊最著名的园林，要属清华园和勺园。清华园位于海淀村西北，占地广阔，是明万历帝外祖父、武清侯李伟的私家园林，被称为“李戚畹园”。此园规模宏伟，建筑华丽，是京城首屈一指的私人花园别墅。勺园位于清华园东邻，是太仆寺卿、书画家米万钟自己设计修建的精品园林。园域不及百亩，却幽雅深邃，曲折迷离，达到当时造园艺术的高峰。当朝大学士叶向高评论说：“李园壮丽，米园曲折。米园不俗，李园不酸。”明代北京西郊还有万驸马白石庄以及极乐寺、卧佛寺、碧云寺等园林景观。

清代京西园林的修建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三山五

园的修建。清代在北京建都后，统治者很不适应紫禁城内封闭枯燥、盛夏溽暑的生活，由于民族的、社会的、文化的多种原因，顺治帝便在北京城南郊明代旧苑南海子修建了南苑行宫，在那里休憩、渔猎和演练骑射。康熙帝早期郊游地点也在南苑，但从康熙十四年（1675）起开始到西郊活动，并于康熙十六年修建了香山行宫，十九年修建了玉泉山行宫澄心园，后更名静明园。康熙二十六年，他在李伟清华园的基础上建成畅春园，作为常年驻蹕并“避喧听政”的御园。不久又建成了畅春园的附园西花园和位于巴沟村的圣化寺行宫。

为了方便群臣就近进御园朝见皇帝，处理政事，玄烨将御园周围土地赐予朝廷重臣和成年皇子，这便形成了兴建京西园林的第一个高潮。

最先在京西建园的是几位大学士和玄烨的兄长福全。康熙二十六年，皇亲国戚、大学士佟国维在畅春园东侧建成佟氏园，大学士明珠在御园西侧建成自怡园，大学士索额图在御园北侧建成索戚畹园，皇兄裕亲王福全在御园东北方建成萼辉园。玄烨将已经损毁的勺园改建成宏雅园，让翰林们居住，是为翰林院公所。

在康熙二十九年以后，玄烨陆续在畅春园周围为年长的九位皇子修建赐园。皇太子允禔常年住在西花园，皇长子直郡王允禔可能是迁居好山园。康熙四十六年，又有七位皇子从西花园迁出，皇三子诚亲王允祉住在熙春园，皇四子雍亲王胤禛住在圆明园，皇九子贝勒允禔住在彩霞园，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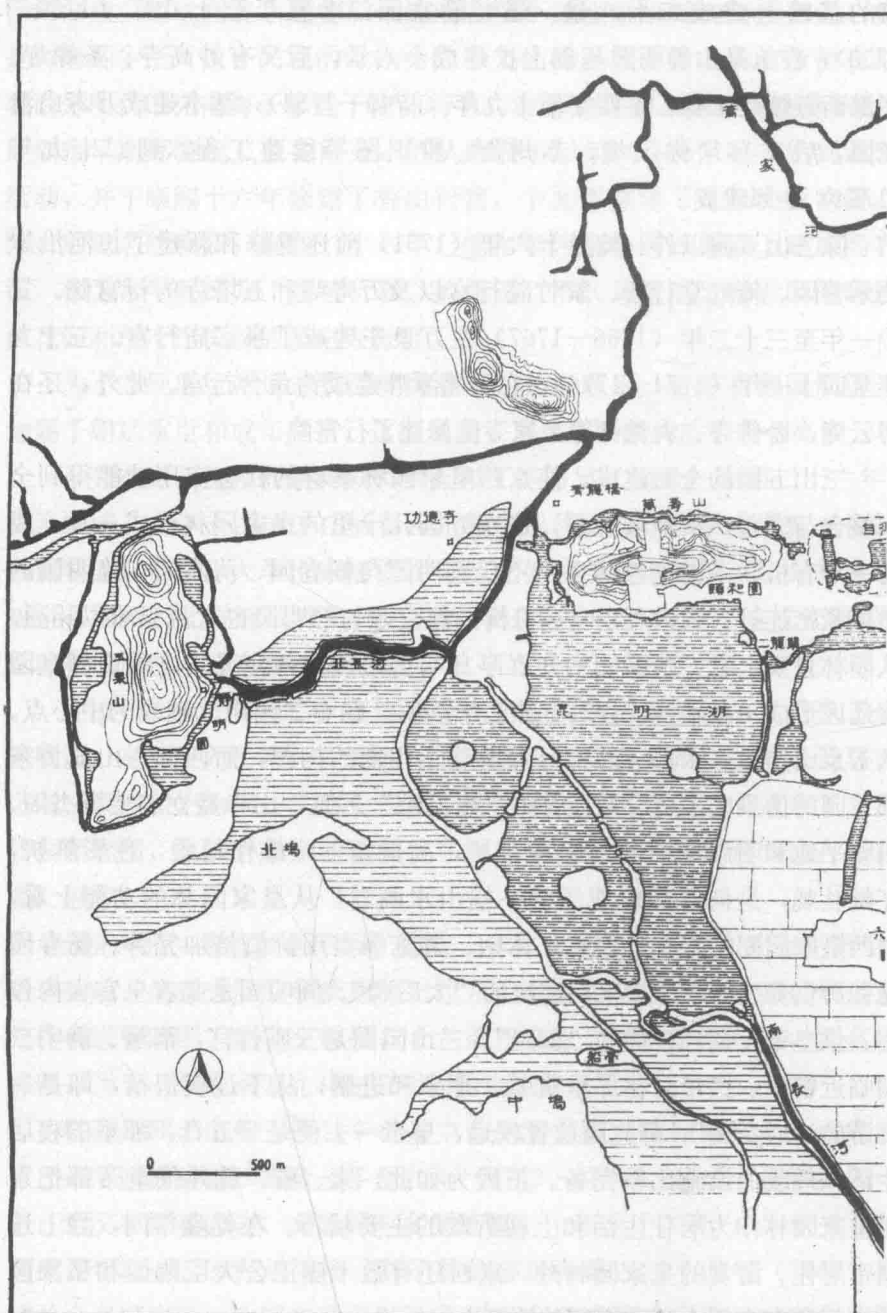
雍正年间，胤禛将圆明园扩建成三千多亩的御园，并在此召见群臣，处理朝政。他最为信任和依靠的三位亲王兄弟都有赐园，十三弟怡亲王允祥住进萼辉园，更名交辉园；十六弟庄亲王允禄住进熙春园，更名云锦园；为十七弟果亲王允礼在圆明园西南隅修建了赐园自得园。

乾隆年间，出现了第二个也是空前绝后的京西造园高潮，全面完成了三山五园的建设。乾隆七年至九年（1742—1744），建成了圆明园四十景，后又有廓然大公、文源阁等多项续建；十年至十二年（1745—1747）建成长春园，后又有西洋楼、狮子林等多项续建；三十四年（1769）修建并命名绮春园（此园在嘉庆年间建成）；后又将熙春园和春熙院划归圆明园，号称“圆明五园”。乾隆十年至十一年（1745—1746），在香山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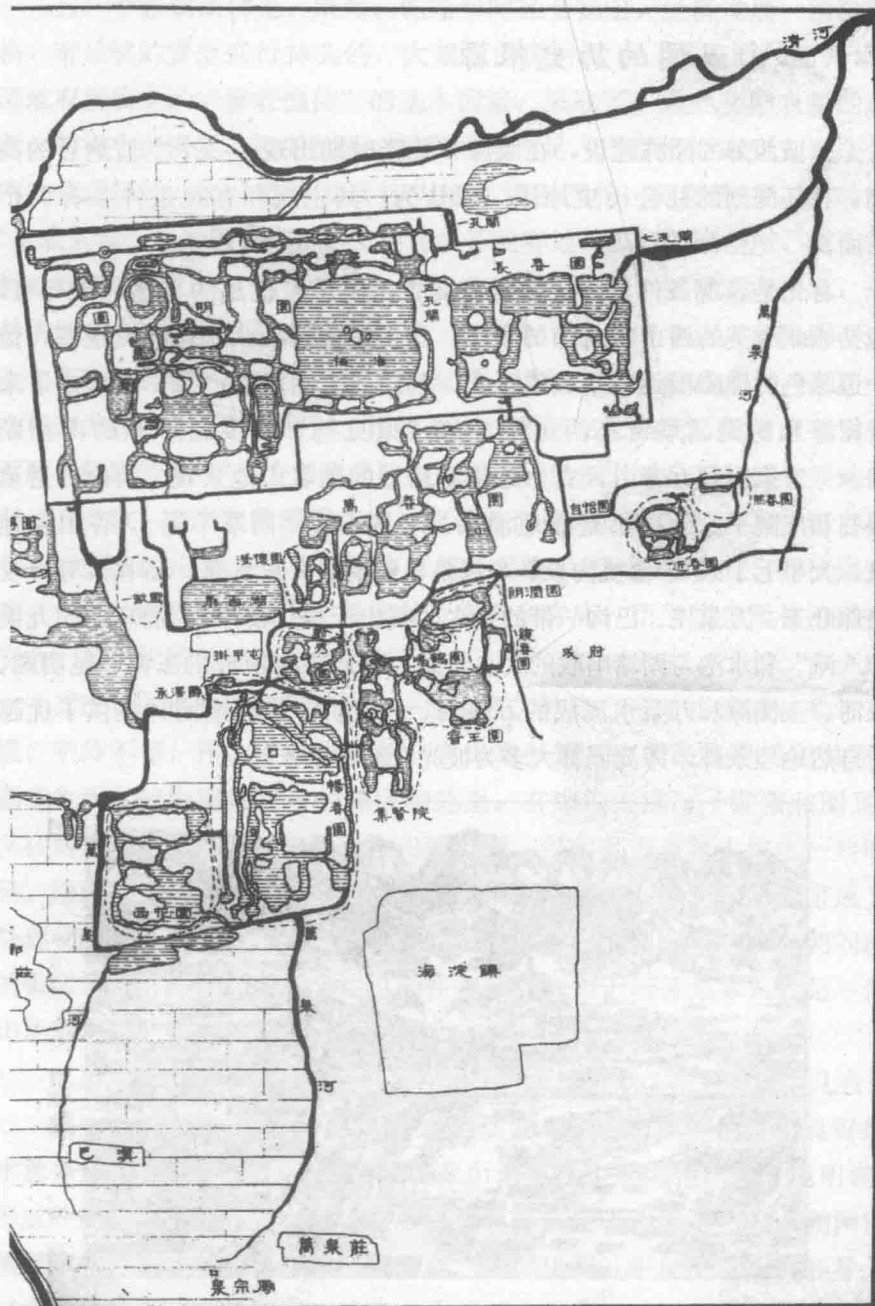
宫的基础上建成二十八景，赐名静宜园。十五年至十八年（1750—1753），在玉泉山静明园基础上扩建成十六景，后又有妙高寺、圣缘寺、涵漪斋等续建工程。十四年至十九年（1749—1754），基本建成万寿山清漪园，后又有须弥灵境、苏州街、耕织图等续建工程，到二十九年（1764）全部建成。

除三山五园以外，乾隆十六年（1751）前还重修和新建了长河沿岸的乐善园、倚虹堂行宫、紫竹院行宫以及万寿寺和五塔寺的行宫院。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1766—1767）在万泉庄建成了泉宗庙行宫。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1774—1776），在玉渊潭畔建成钓鱼台行宫。此外，还在碧云寺、卧佛寺、大觉寺等皇家寺院修建了行宫院。

三山五园的全面建成，使京西皇家园林集群的社会实用功能得到全面整合与完善。从地域上看，遍布方圆几十里的皇家园林连成一片，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完整体系：不仅圆明园与畅春园、清漪园、静明园的地域紧密连接，大致可以互通舟楫，静宜园与静明园也有流泉可以相通。从园林景观上看，清漪园的知春亭岛与玉泉山主峰定光塔、香山静宜园宫廷区形成一条轴线，往东延伸汇于圆明、畅春二园南北轴线的中心点。从玉泉山俯瞰，东部三园鼎足而成稳定均衡的构图，而西部三山成为东部三园的借景的主题。站在香山“鬼见愁”远眺，山峰矗立的宝塔杰阁、山腰平地 and 明湖中洒落的楼榭亭桥，高低错落，雄伟精雅，色彩鲜妍，辽阔壮观，是何等辉煌瑰丽的一幅山水画卷！从皇家园林的功能上看，京西皇家园囿的理政、居住、休闲、游览等实用价值倍加完善。畅春园是弘历供养生母孝圣宪皇后寝居的“太后园”。圆明园是起着皇宫大内作用、供皇帝上朝和寝居的“御园”。三山园囿是三座行宫，清漪、静明二园临近御园，皇帝只在那里赏景、理事和进膳，从不过夜留宿，即是一日游的“后花园”；静宜园位置较远，皇帝一去便是三五日，那里的寝居生活和理政的设施比较完备。正因为如此，康、雍、乾几代皇帝都把京西皇家园林作为居住生活和上朝听政的主要场所。在乾隆年间，除上述皇帝居住、游赏的皇家园林外，京西还有数十座王公大臣赐园和私家园林，遍布在山间水畔和广阔的原野上。



清代中叶北京西郊（玉泉、万泉水系）园林分布示意图（影印件）



二、三山五园的历史根源

京城西郊的园林建设，在康熙、乾隆时期出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潮，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我认为，其主观和客观条件各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客观条件，一是京西海淀香山一带有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峻峭秀美的西山和充沛的泉水。西山是太行山余脉，蜿蜒逶迤，像一道绿色的屏障横亘在城市的西北，既挡住了朔风的严寒，又形成了朱碧树海和皑皑雪峰。小西山最高峰“鬼见愁”和突出平原的两座断山——玉泉山和万寿山，成为距京城最近的驰名山地景观。西山的道道峡谷和广阔平原到处都是随地涌泉，水量丰盈，四季不竭。“香山遍地泉，大小七十眼”，樱桃沟泉、卓锡泉、双清泉、玉乳泉、品香泉等日夜喷珠吐玉。万泉庄、巴沟一带的泉水“喷出于稻汀柳岸”，涌现出“九溪十八滩”和水泡与湖塘串联的水乡景致。西山泉水流成的玉河、昆明湖、长河、玉渊潭和万泉水流成的万泉河、丹棱汛，为营造园林提供了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海淀园林大多为波光潋潋的水景园。



清人绘五园图

另一个客观条件是，康熙、乾隆年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帑富裕，有足够的资金进行持久的、大规模的园林建设。从康熙年间开始，清政府就确立了“重农恤商”的基本国策，采取了一系列奖励农耕的政策，使得生产恢复、经济发展、国家财力充足，库存帑银达到五千余万两。雍正年间，这一经济发展势头继续得到保持。乾隆帝进一步确立“重农兴穡”的治国方略，移民垦荒，开发弃地，施行奖励制度，使全国耕地面积增加了约一亿亩。同时大力兴建水利工程，重视农业技术，改善耕作制度，减免赋税，赈济灾荒，使粮食产量成倍增长。全国的手工业也有很大进步。多项生产事业的发展，增加了社会财富总量，商品交换相应发展，从而税收增加、国库盈余，国帑在乾隆朝后期增至七千余万两。乾隆帝说：“当今帑藏充盈，户部核计已至七千余万。每念天地生财只有此数，自当宏敷渥泽，俾之流通。而国用原有常经，无庸更言撙节。”乾隆时的国帑主要用于军事征战、兴修水利、赈济灾荒、四出巡幸等，也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建造园林、宫殿和寺庙。用于修建园林的巨额资金，是历代朝廷所无法比拟的。

其次，主观条件也有两个。一是康熙、乾隆二帝对修建园林非常重视，坚持不懈，作出了很大成绩。玄烨和弘历，由于民族习惯的关系，愿意生活在较为宽松自由的郊区御苑里。玄烨常去南海子游猎和阅兵，又在西郊修建了香山行宫和玉泉山静明园，每年都在玉泉山住上一些时日。康熙二十六年（1687）建成畅春园后，便常年驻蹕于此，这里成为处理朝政的主要地点。雍正帝继承皇位后，也是把圆明园作为上朝问政的御园。弘历不仅延续了父、祖居住御园的规制，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造园艺术家。

弘历对京西皇家园林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他大力主持挖湖浚河，兴修水利，为营造园林创造了良好的水源条件。乾隆十四年（1749），将瓮山泊挖深扩展一倍，命名昆明湖，形成一座能蓄能排的大水库，之后又在湖西开挖了高水湖和养水湖两座附属水库。同年对长河实施清挖河槽、加固堤坝，将昆明湖水顺利导入城内的什刹海和西苑三海。乾隆二十二年，修筑香山引水石渠，将西山泉水流入玉泉山涵漪湖，再注进昆明湖，增加了河道水量。乾隆二十